

筱

園

詩

話

後園詩話自序

一秋杜門養疴。惟與藥爐經卷相伴。甚苦岑寂。郡中  
同人。偕及門二三子。日載酒過從。爭問詩法於予。愧  
無以副諸君厚意。乃以筆代口。述予見聞所及。為詩  
話四卷付之。各錄一通用。塞其請。雖落語言文字之  
迹。然渡迷津者。必假寶筏。識歧途者。莫如老馬。姑導  
先路。未始非學繡金鍼之度也。夫無上妙諦。貴心契  
於言外。拈花微笑時。悟徹三昧。詎復有法可說哉。要  
所能言傳者。略盡於是。區區之心。亦略盡於是矣。甲

子仲冬月朔朱庭珍題於臨安郡署

是編甫脫橐。即為同人持去。轉相傳抄。遂失原本。戊辰客遊昆華。友人爭索觀之。予無以應也。會李韻莢大令。至自關化。攜有抄本。謂得諸臨郡友人。以未窺全豹為恨。徧訪未獲。今幸遇吾子。當為我補成全書。他日請任手民之役。以公天下同好也。出以見示。乃節錄本。僅及其半耳。旅居多暇。呵凍增修。歷三月而告卒業。較原橐加益焉。時省園正急。壁壘密於布棋。日夜鏖戰。鎗炮聲震天地。自官吏以迄搢紳先生。莫

不惶惶。有戒心怖色。惟予與韻英。意氣閒暇。談詩自若。予更圍爐著書。幾忘身在危城也。朔風宵鳴。一燈如豆。攤卷泚毫。苦心淫思。豈非膏以自煎。香以自殘耶。後世若有子雲。固所願也。否則藏諸名山耳。書罷。爲之三歎。戊辰十二月。醉司命日。又識。

丁丑九月。予客鹽井。暑復取舊作詩話。而重定之。刪複補缺。修改字句。逾兩月告竣。至是三易藁矣。珍附記。

筱園詩話卷一

古滇朱庭珍筱園氏著

詩也者。無定法。而有定法者也。詩人一縷心精。蟠天際地。上下千年。縱橫萬里。筆落則風雨驚。篇成則鬼神泣。此豈有定法哉。然而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中。自有天然筋節。脈絡鍼綫。波瀾若蛛絲馬迹。首尾貫注。各具精神。結撰則又未始無法。故起伏承接。轉折呼應。開闔頓挫。擒縱抑揚。反正烘染。伸縮斷續。此詩中有定之法也。或以錯綜出之。或以變化運之。或不

明用而暗用之。或不正用而反用之。或以起伏承接。而兼開闔縱擒。或以抑揚伸縮而為轉折呼應。或不承接之。承接不呼應之。呼應或忽以縱為擒。以開為闔。忽以抑為揚。以斷為續。或忽以開闔為開闔。以抑揚為抑揚。忽又以不開闔為開闔。不抑揚為抑揚。時奇時正。若明若滅。隨心所欲。無不入妙。此無定之法也。作詩者以我運法。而不為法用。故始則以法為法。繼則以無法為法。能不守法。亦不離法。斯為得之。蓋本無定。以馭有定。又化有定。以歸無定也。無法之法。

是為活法。妙法造詣至無法之法。則法不可勝用矣。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若泥一定之法。不以人馭法。轉以人從法。則死法矣。

滄浪主妙悟。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則不能極其至。是言詩中天籟。仍本人力。未嘗教人廢學也。竹宅謂必儲萬卷於胸。始足以供驅使。意主於學。正可與嚴說相參。何必執片語以詆古人。而不統觀其全文哉。近代詩家宗嚴說。

而誤者。挾枯寂之胸。求渺冥之悟。流連光景。半吐半吞。自矜高格。遠韻。以為超超元著矣。不知其言無物。轉墮膚廓空滑惡習。終無藥可醫也。其以學為主者。又貪多務博。淹塞靈機。餽釘書卷。如塗塗附。亦不免有類墨豬。不知學問之道。貴得其精。英棄其糟粕也。少陵云。讀書破萬卷。非謂學乎。下筆如有神。非謂悟乎。味此二句。學與悟。可一貫矣。

自來詩家。源同流異。派別雖殊。旨歸則一。蓋不同者。肥瘦。平險。濃淡。清奇。之外貌耳。而其所。以作詩之旨。



及詩之理。法才氣未嘗不同。猶人之面目。人人各異。而所賦之性。天理人情。歷百世而無異也。至家數之大小。則由於天。分學力有淺深。臨疵風會。時運有盛衰。升降。天與人各主其半。是以成就有高下等差之。不齊也。夫言為心聲。詩則言之尤精者。雖曰人聲。有天籟焉。天不能歷久而不變。詩道亦然。其變之善與不善。恆視乎人力。力足以挽時趨。則人轉移風氣。其勢逆以難遂。變而臻於上。力不足以挽時尚。則風氣轉移人。其勢順而易遂。變而趨於下。此理勢之自然。

亦天運之循環也。蓋一代之詩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極而衰。即伏其中。於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變之上者則中興。變之下者則愈降。古人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是也。迫新者既舊。則舊者又復見新。新舊遞更。日即於變。大抵先後乘除之間。或補其偏。或救其弊。恆視其衰而反之。此詩道所以屢變亦有不得不然者矣。兩漢厚重古淡之風。至建安而漸漓。至晉氏潘陸輩而古氣盡矣。故陶謝諸公出而一變。淵明以古淡自然為宗。康樂以厚重

獨造制勝。明遠以俊逸生動求新。而詩復盛。宋齊以後。綺麗則無。風骨雕刻則乏。氣韻工選。句而不解。謀篇淺薄極矣。沿至唐初。積習未革。至盛唐而射洪曲江。力起其衰。復歸於古。太白子美同時並駕中原。太白為詩中仙。子美為詩中聖。屹然兩大狎主齊盟。而王孟高岑。東川左司。諸家並極一時之選。羽翼風雅。盛矣哉。其詩之中天乎。大厯以降。風調漸佳。氣格漸損。故昌谷以雄奇勝。元白以平易勝。溫李以博麗勝。郊島以幽峭勝。雖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

求其變者也。即張王皮陸之屬。非無意翻新變故者。特成就狹小耳。晚唐衰極。五代詩亡。幾掃地盡。宋人出而矯之。楊劉唱和。宗法玉溪。臺閣從風。號西崑體。久而堆垛。摳摳貽人口實。故蘇子美矯以疏縱。梅宛陵矯以枯淡。然未饜人望也。歐公學韓而以夷。猶神韻變其光怪。陸離半山。學杜而以簡拔。短鍊變其沈鬱。飛動各自成家。一時瑜亮。至東坡則天仙化人。飛行絕迹。變盡唐人面目。另闢門戶。敏妙超脫。巧奪天工。在宋人中。獨為大宗。山谷力求新異。戛戛獨造。能

以奇。奧。生。峭。瘦。勁。別。開。蹊。徑。雖。非。東。坡。匹。亦。鉅。手。也。  
后。山。高。老。簡。齋。深。秀。惟。江。西。習。氣。過。重。易。使。人。厭。二。  
晁。尚。有。筆。力。宛。邱。頗。見。氣。格。淮。海。輩。明。麗。無。骨。時。近。  
於。詞。無。足。論。矣。南。渡。後。江。西。派。盛。行。推。崇。山。谷。而。禪。  
枓。晦。盟。百。病。叢。生。既。入。偏。鋒。復。墮。惡。趣。江。湖。一。派。鄙。  
俚。不。堪。入。目。九。僧。四。靈。以。長。江。武。功。為。法。有。句。無。章。  
不。惟。寒。儉。亦。且。瑣。僻。卑。狹。明。末。鍾。譚。即。此。種。之。嗣。音。  
草。根。蟲。鳴。鼠。穴。啾。唧。殊。無。生。氣。皆。魔。道。也。惟。放。翁。老。  
鍊。峭。潔。七。古。簡。而。能。厚。清。而。能。粹。七。律。佳。者。沈。雄。近。

杜真巨擘矣。第存詩太多。流連光景之作。十居七八。而世人又以平調秀句。易於諧俗。效之。遂減聲價。然可冠南宋。石湖非其伯仲。後來惟金代元遺山。雄豪跌盪。足與放翁相抗。遺山劍南並稱。非無見也。金人染江西氣習。遺山以外。無傑出者。元人但逐晚唐師飛卿。長吉。二家一代成風。虞道園自負漢廷老吏。亦時無英雄。浪得名耳。楊范揭三子。及金華天水雁門。不過天桃穠李。絕非梅蘭之友。鐵崖如倡女。豔妝淵。額如村婦。盛服均乏名貴之氣。緣忘本逐末。故降而。

愈靡也。明人惟青邱雄視一代。前後七子高語盛唐。但摹空調。有貌無神。宜招優孟衣冠之誚。蓋拘常而不達變。故習而成套也。公安矯以淺率。竟陵矯以晦僻。其魔尤甚。詩運衰而國祚亦盡矣。此古今詩升降之大略也。大約樸厚之衰。必為平實。而矯以刻劃。迨刻劃流於雕琢。瑣碎則又返而追樸厚。雄渾之弊。必入廊膚。而矯以清真。及清真流於淺滑。俚率則又返而主雄渾。典麗之降。必至鉅釘。則矯以新靈。久之新靈流於空疏。孤陋則又返而趨典麗。勢本相因。理無

偏廢其初作者必各有學問才力故能自成一家之言以傳於世其後學者囿於門戶積習必有流弊故能者又返之以求勝要之各派皆有所長亦皆有所短善為詩者上下古今取長棄短吸神髓而遺皮毛融貫衆妙出以變化別鑄真我以求集詩之大成無執成見為愛憎豈不偉哉何必步明人後塵是丹非素桃宋尊唐徒聚訟耶執一格以繩人互相攻擊此弊始於南宋明代詩人效尤愈啟爭端莊子曰辯生於未學此之謂也若別裁偽體斥絕偏鋒魔道則千



古既有定論。寸心亦具是非。屬不得已。非好辯矣。  
詩人以培根柢為第一義。根柢之學。首重積理。養氣。  
積理云者。非如宋人以理語入詩也。謂讀書涉世。每  
遇事物。無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長識力耳。勿  
論九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之集。與夫稗官雜記。莫不  
有理存乎其中。詩人上下古今。讀破萬卷。非但以博  
覽廣見聞也。讀經則明其義理。辨其典章名物。折衷  
而歸於一是。讀史則核歷朝之賢奸盛衰。制度建置。  
及兵形地勢。無不深考。使歷代數千年之成敗因革。

自○言○一○  
悉○了○然○於○心○目○之○閒○讀○諸○子○百○家○之○集○一○切○稗○官○雜○  
記○則○務○澈○所○以○作○書○之○旨○別○白○其○醅○疵○得○失○真○偽○使○  
無○遁○於○鏡○照○而○又○參○觀○互○勘○以○悟○其○通○而○達○其○變○設○  
身○處○地○以○會○其○隱○微○言○外○之○情○則○心○心○與○古○人○印○證○  
有○不○得○其○精○意○者○乎○而○又○隨○時○隨○地○無○不○留○心○身○所○  
閱○歷○之○世○故○人○情○物○理○事○變○莫○不○洞○鑒○所○當○然○之○故○  
與○所○讀○之○書○義○冰○釋○乳○合○交○契○會○悟○約○萬○殊○而○豁○然○  
貫○通○則○耳○目○所○及○一○游○一○玩○皆○理○境○也○積○蓄○融○化○洋○  
溢○胸○中○作○詩○之○際○觸○類○引○伸○滔○滔○湧○赴○本○湛○深○之○名○

理結奇異之精思發為高論鑄成偉詞自然迴不猶人矣此可以用力漸至而不可猝獲也

積理而外養氣為最要蓋詩以氣為主有氣則生無氣則死亦與人同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而物之大小浮者畢浮氣盛則聲之高下與言之長短皆宜東坡曰氣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流於平地無難一瀉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一日數變而不自知也蓋行所當行止所當止耳是皆善於言氣者夫氣以雄放為貴若長江大河濤

翻雲湧滔滔莽莽是天下之至動者也。然非有至靜者宰乎其中。以為之根。則或放而易。盡或剛而不調。氣雖盛。而是客氣。非真氣矣。故氣須以至動涵至靜。非養不可。養之云者。齋吾心息。吾慮。游之以道德之途。潤之以詩書之澤。植之在性情之天。培之以理趣之府。優游而休息焉。蘊釀而含蓄焉。使方寸中怡然渙然。常有鬱勃欲吐。暢不可遏之勢。此之謂養氣。及其用之之際。則又鎮之以理。主之以意。行之以才。達之以筆。輔之以理。趣範之以法度。使暢流於神骨之

閱潛貫於筋節之內。隨詩之抑揚。斷續曲折。縱橫奔  
放。充滿於中。而首尾蓬勃如一。斂之欲其深且醅。縱  
之欲其雄而肆。揚之則高渾。抑之則厚重。變化神明  
存乎一心。此之謂鍊氣。似乎氣之為氣。誠中形外。不  
可方物矣。然外雖浩然茫然如天。風海濤有搖五嶽。  
騰萬里之勢。內實淵渟嶽峙。骨重神寒。有沈靜致遠  
之志。帥氣於中。為暗樞宰。若北辰之繫衆星。以靜主  
動。此之謂醅。而後肆。此之謂動。而實靜。故能層出不  
窮。不致一發莫收。一覽易盡也。在識者謂之道氣詩。

家謂之真氣。所云鍊氣者。即鍊此真氣也。養氣者。即養此真氣也。彼剝而不留。或未終篇而索然先竭者。正坐不知養氣與鍊耳。蓋養於心者。功在平日。鍊於詩者。功在臨時。養氣為詩之體。鍊氣則詩之用也。子幼作論詩絕句云。正聲自古由中出。真氣從來不外馳。略見大意。可參看矣。

近人主王孟韋柳一派。以神韻為宗者。謂詩不貴用典。又以不著議論為高。此皆一偏之曲見也。名手制勝。正在使事與議論耳。嚴滄浪謂用典使事之妙。如

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可以神會。不可言傳。又謂如著  
鹽水中。但辨其味。不見其形。所喻入妙。深得詩家三  
昧。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剪裁。運古語。若已出。毫無  
費力之痕。斯不受古人束縛矣。正用。不如反用。明用。  
不如暗用。或借賓以定主。或托虛以襯實。死事則用。  
之使活。熟事則用之使生。渲染則波瀾疊翻。鎔鑄則  
鑪錘在握。驅之以筆力。馭之以才情。行之以氣韻。俾  
自在流出。如鬼斧神工。不可思議。而一歸於天然。斯  
大方家手筆矣。杜陵句云。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

盡鍼綫迹。放翁云。天機雲錦製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皆箇中精詣也。學者詳之。

自宋人好以議論為詩。發洩無餘。神味索然。遂招後人史論之譏。謂其以文為詩。乃有韻之文。非詩體也。此論誠然。然竟以議論為戒。欲盡捐之。則因噎廢食。膠固不通矣。大篇長章。必不可敘事。議論即短篇小詩。亦有不可無議論者。但長篇須盡而不盡。短章須不盡而盡耳。敘事即伏議論之根。論議必顧敘事之母。或敘事而含議論。議論而兼敘事。或以議論為敘



事。敘事為議論。錯綜變幻。使奇正相生。疏密相間。開  
閤抑揚。各極其妙。斯能事矣。人但知敘事中之敘事。  
議論中之議論。與夾敘夾議之妙。而抑知敘事外之  
敘事。議論外之議論。與夫不敘之敘。不議之議。其筆  
外有筆。味外有味。尤為元之又元。更臻微妙乎。夫不  
盡而盡者。情深於中。韻溢於外。言簡意該。詞近旨遠。  
如畫家縮本咫尺。具萬里之勢。則不盡而已。深盡之  
盡而不盡者。包羅萬有。衆妙畢臻。如岱宗之長五嶽。  
以大山宮小山。中包無數峯巒。溪澗如武侯之列八

陣以大陣藏小陣。中變無數。門戶方圓。任登峯造極。鉤深致遠。終不能窮其曲折義蘊。則無所不盡而實多有餘不盡也。學者知此詣。則得大家祕傳矣。

嚴滄浪云。學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若入門一誤。即有下劣詩魔中之不可救矣。古人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亦言宗法之不可不正也。五古以神骨氣味為主。愈古淡則愈高。渾火色俱純。金丹始就。故不可染。盛唐以後。習徑戒其雜也。七古以才氣筆力為主。愈變化則愈神。明樓閣彈指即現虛空。故不妨兼唐宋。

諸家衆長示其大也。蓋五古須法漢魏及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李杜諸公而參以太沖宣城及王孟韋柳四家則高古清遠雄厚沈鬱均造其極。正變備於是矣。七古以杜韓蘇三公為法而參以太白達夫嘉州東川長吉及宋之六一半山山谷劍南金之遺山明之青邱皆有可採揮灑凝鍊整齊變化備於以上各家善取兼師集衆妙以自成一家可也。五律以杜為法參以太白襄陽右丞嘉州已備其旨。七律以工部右丞義山為法參以東川嘉州中山牧之。

須求高壯雄厚。不涉空腔。乃是方家正宗。中晚風調。放翁秀句。不宜貪學。恐易於諧俗。轉難近古。故也。惟物體吳體。宗杜。須兼山谷。取其生造。於高老中時出。瘦勁。以助姿峭。五排專宗老杜。參以義山。此外無可。津涉。絕句。則中盛晚唐。及宋人。皆可兼學。但須以情韻為歸宿耳。總之。近體易於入時。不可涉平調。為靡靡之音。明七子。浮聲空響。西江派。南宋人。槎枒枯槁。生硬粗率。惡習。及元白派之淺直。頽唐句法。皆宜懸為厲禁。不可偶墮其藩籬。一切近代廓膚語。小有風。

致語。及詩話中聰明語。尖媚諧謔語。並宜洗滌淨盡。如此則趨向正大。造詣精進。不患不成家數矣。

作五古大篇。離不得規矩法度。所謂神明變化者。正從規矩法度中出。故能變化不離其宗。然用法須水到渠成。文成法立。自然合符。毫無痕迹。始入妙境。少陵大篇。最長於此。往往敘事未終。忽插論斷。論斷未盡。又接敘事。寫情正迫。忽入寫景。寫景欲轉。遙接生情。大開大闔。忽斷忽連。參差錯綜。端倪莫測。如神龍出沒雲中。隱現明滅。頃刻數變。使人迷離。此運左史。

文筆為詩法也。千古獨步。勿庸他求矣。

七古起處宜破空。叫起高唱。入雲有黃河落天之勢。而一篇大旨如帷燈匣劍光影已攝於毫端。中間具縱橫排盪之勢。宜兼有抑揚頓挫之奇。雄放之氣。鎮以淵靜之神。故往而能迴。疾而不剽也。於密處疊造警句。石破天驚於疏處軒起層波。山曲水折如名將臨大敵。彌見整暇也。至接筆則或挺接。反接。遙接。無平接者。故愈顯嶒嶸轉筆則或疾轉。逆轉。突轉。無順轉者。故倍形生動。其關鍵勒束處無不呼以相生打。

成一片。故筋節緊貫。血脉靈通。外極雄闊。而內極細密也。結處宜層層縮合。面面周到。而勢則懸崖勒馬。突然而止。斷不使詞盡意盡。一瀉無餘。此作七古之筆法也。若再能不以詞接。而以神接。不以句轉。而以氣轉。或不接之接。不轉之轉。尤為大家不傳之秘。入無上上乘禪矣。

律詩謀篇貴一氣相生。詞意渾成。精光熊熊。聲調響亮。用筆則貴有抑揚頓挫。開闔縱擒之奇。造語鍊句。則貴生粹警拔。力厚思沈。又須無斧鑿痕迹。雖鍊而

不傷氣格。乃為上乘。司空所謂返虛入渾。積健為雄。是也。蓋運實還虛。純以神行。破空而來。參以活相。則筆欲離紙。飛舞有不高渾者乎。鍊字必使字健而能舉。鍊句必使句健而能舉。鍊氣又使氣健而能舉。鍊筆又使筆健而能舉。積字成句。積句成章。而氣與筆則先積之於無字句之中。繼積之於有字句之外。以成通章格調意味音節法度風神之用者也。積健則厚。有不雄壯者乎。

自周氏論詩有四實四虛之法。後人多拘守其說。謂



律詩法度。不外情景虛實。或以情對情。以景對景。虛者對虛。實者對實。法之正也。或以景對情。以情對景。虛者對實。實者對虛。法之變也。於是立種種法。為詩之式。以一虛一實相承。為中二聯法。或前虛後實。或前景後情。此為定法。以應虛而實。應實而虛。應景而情。應情而景。或前實後虛。前情後景。及通首言情。通首寫景。為變格變法。不列於定式。援據唐人詩以証其說。臚列甚詳。予謂以此為初學說法。使知虛實情景之別。則其說甚善。若名家則斷不屑拘拘於是。詩

中妙諦。周氏未曾夢見。故泥於迹。相。僅從字句末節。著力。遂以皮毛為神骨。淺且陋矣。夫律詩千態百變。誠不外情景虛實二端。然在大作手。則一以貫之。無情景虛實之可執也。寫景或情在景中。或情在言外。寫情或情中有景。或景從情生。斷未有無情之景。無景之情也。又或不必言情。而情更深。不必寫景。而景畢現。相生相融。化成一片。情即是景。景即是情。如鏡花水月。空明掩映。活潑玲瓏。其興象精微之妙。在人神契。何可執形迹分乎。至虛實尤無一定。實者運之。

以神破空。飛行則死者活。而舉重若輕。筆筆超靈。自無實之。非虛矣。虛者樹之。以骨鍊氣。鎔滓則薄者厚。而積虛為渾。筆筆沈著。亦無虛之。非實矣。又何庸固執乎。總之詩家妙悟。不應著迹。別有最上乘功用。使情景虛實各得其真。可也使各逞其變。可也使互相為用。可也使失其本意。而反從吾意所用。亦可也。此固不在某聯宜實。某聯宜虛。何處寫景。何處言情。虛實情景。各自為對之常格。恆法。亦不在當情而景。當景而情。當虛而實。當實而虛。及全不言情。全不言景。

虛實情景。互相易對之新式變法。別有妙法。活法。在吾方寸。不可方物。六祖語曰。人轉法華。勿為法華所轉。此中消息。亦如是矣。

作史者。以才學識為三長。缺一不可。詩家亦然。三者並重。而識為尤先。非識則才與學。恐或誤用。適以成其背馳也。然鍊識之道。不外乎得真傳而已。傳授既真。則千古名大家。不言之祕。若合符契。而消息一貫。精神相通。視萬法皆由心出。得力於詩之外。精進於詩之中。自不難超凡入聖矣。釋家最重傳法。一脈親

承衣鉢密付。然後能明心見性。得無上菩提。以成佛  
作祖。道家內丹口訣。亦須密得指授。而後能性命雙  
修。三化朝元。五炁聚頂。以證仙班。詩人欲求成名家  
大家。千秋不朽。非得真傳。契自古詩家心法。安可得  
哉。若夫無所師承。而能成家者。自非生知天縱之才。  
未之有也。雖得真傳之後。仍須學養功深。方能成就。  
然心有主宰。其識已精。則用力確有把握。自日見進  
境。故積理養氣。用筆運法。使典取神。皆仗識以領之。  
識為詩中先天理法。才氣為詩之後天有先天以導。

其前有後。天以赴於後。以先天為天功。以後天為人。力能合。天人功力並造。其極斯大成矣。亦如二氏之門。未得道。則師度。既得道。仍是自度。追功行圓滿。然後能證果。飛昇。其理一也。箇中消息。非言語所能盡。亦不敢盡筆於書。洩露造化之祕。姑述大致於此。有志者宜自求之。今人好看前哲批點諸集。及諸家選本評論。各種詩話詩法。以求作詩路徑。而不知虛心請業於名師鉅手。不知自古迄今。所有選家詩家評語緒論。並詩話中標舉議論法程。皆古人糟粕而已。

原非精華所在。况真偽不一。是非互見。絕無盡美盡善者。蓋各大家。均自專其道。孰肯輕洩。是以不著專論詩文法之書。其著書論詩文法及作詩話者。多非專門名家。非自逞臆說。即附會古人。其佳者亦只略見大意。引而不發。無堪奉為師法者。若專從故紙堆求詩。何能得古大家不言祕旨。傳詩中真消息。三昧哉。不過依傍附和。寄人籬下。終身得人之得。而不能自得。其得矣。嗟夫。昔方虛谷律髓小序云。詩雖小道。然立志必高。讀書必多。用力必勤。師傳必真。四者不

備不可言。詩河閒紀文達公深賞其言。而尤嘉其以師傳之。真為第一義。謂古今詩人皆有傳授。其能卓然成家。自立於當時。不朽於後世者。皆得真傳者也。不得真傳。無能自立者。噫。斯言盡之矣。

詩家之用筆。須如庖丁之用刀。官止神行。以無厚入有間。循其天然之節於骨肉。理湊肯綮。處銳入橫。出則批卻導。窾游刃恢恢有餘。無不迎鋒而解矣。人所難言。累百言而不能了者。我須一刀見血。直刺題心。以數精湛語了之。則人難我易。倍覺生色。人所易言。



媿媿而道之處。彼不經意。而平鋪直敘。我轉難言之。  
慘淡經營。加以凝鍊。平者側行。逆出。使之奇。直者波。  
折迴環。使之曲。單者夾寫。迸層。使之厚。淺者剝進。翻。  
入使之深。則人易我難。無一敗筆。自臻精妙。完美之。  
詣。如正言不能警動。則反言之。或譬喻言之。或借賓。  
以陪。而主自定。正寫不見透徹。則左右側寫。或對面。  
著筆。以返照之。實寫不覺玲瓏。則虛處傳神。或傍敲。  
側擊。以射注。挑剔之本位。無可著力。則前後高下兩。  
邊襯託。或四面烘染。以逼取之。與夫斷而遙連。補出。

妙意連而中斷。插入奇峯。種種用筆之微。不能盡形容。語言慧心人。宜於李杜韓蘇四大家。密參細求。自當知吾說矣。

詩有六義。賦僅一體。比興二義。蓋為一種難題立法。固有不可直言。不敢顯言。不便明言。不忍斥言之情之境。或借譬喻。以比擬出之。或取義於物。以連類引起之。反覆迴環。以致唱歎。曲折搖曳。愈耐尋求。此詩品所以貴溫柔敦厚深婉和平也。詩情所以重纏綿。悱惻醞釀含蓄也。詩義所以尚文外曲致思表纖旨。

也。一味直陳其事。何能感人。後代詩家多賦而少比興。宜其造詣不深。去古日遠也。

孔子曰。過猶不及。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尚書亦曰。允執厥中。釋氏鍊妙明心。歸於一乘妙法。道家九轉功成。內結聖胎。同是一中字至理。蓋超凡入聖。自有此神化境界。詩家造詣。何獨不然。人力既盡。天工合符。所作之詩。自然如初。榻黃庭。恰到好處。從心所欲。縱筆所之。無不水到渠成。若天造地設。一定而不可易矣。此方是得心應手之技。故出人意。外者。仍在人意。

中也。若夫不及者固不足道。即過者其病亦歷歷可指。是以太奇則凡。太巧則纖。太刻則拙。太新則庸。太濃則俗。太切則卑。太清則薄。太深則晦。太高則枯。太厚則滯。太雄則粗。太快則剽。太放則冗。太收則蹙。皆詩家大病也。學者不可不知。必造到適中之境。恰好地步。始無遺憾也。

陶詩獨絕千古。在自然二字。十九首。蘇李五言亦然。元氣渾淪。天然入妙。似非可以人力及者。後人慕之。往往有心欲求自然。欲矜神妙。誤此一關。遂成流連。

光景之習。如禪家之頑空。不惟不能真空。反添空障。有何益哉。蓋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適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中妙諦。實費功夫。蓋根底深厚。性情真摯。理愈積而愈精。氣彌鍊而彌粹。醞釀之。熟火色俱融。涵養之。純痕迹迸化。天機洋溢。意趣活潑。誠中形外。有觸即發。自在流出。毫不費力。故能興象玲瓏。氣體超妙。高渾古淡。妙合自然。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也。此可以漸臻。而不可以強求。學者以爲詩之進境。不得以爲詩之初步。當於鎔鍊求。

之經百鍊而漸歸自然。庶不致蹈空耳。若躡等效顰襲其腔調字句。皮毛略似。神理全非。不啻雙鉤填廓。則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矣。

作詩先貴相題。題有大小難易。內中自有一定之分。寸境界。作者務相題之所宜。以為構思命意之標準。標準既立。子細斟酌於措詞著色。使典布局之間。以期分寸適合。境界宛肖。自然切當。不移箇中消息。極密極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七子之浮聲。空調正坐。不知相題行事。一味擊鼓鳴鐘。高唱大江東去。所以

分。寸。不。合。情。景。不。切。是。為。偽。詩。非。真。詩。也。若。真。詩。則  
宜。剛。宜。柔。或。大。或。小。清。奇。濃。淡。因。題。而。施。自。無。不。合。  
乎。分。際。恰。到。好。處。者。通。首。並。無。一。語。空。談。一。字。浪。下。  
銖。兩。絲。毫。皆。經。秤。量。而。出。權。衡。至。當。安。得。有。膚。浮。之。  
患。哉。魏。叔。子。曰。小。題。大。作。是。俗。士。最。得。意。之。筆。紀。文。  
達。公。曰。獅。子。搏。兔。必。用。全。力。終。是。獅。子。之。愚。味。此。兩。  
言。益。知。詩。家。分。寸。境。界。不。可。稍。踰。題。限。今。之。粗。才。動。  
作。長。篇。賣。弄。筆。鋒。尤。好。徵。引。塗。澤。自。炫。博。雅。費。盡。氣。  
力。轉。使。人。厭。亦。何。益。哉。甚。至。小。小。賦。物。一。題。作。數。十。

首與夫一題而和韻疊韻屢步不已者曷不知分量  
乃爾。

詩以超妙為貴。最忌拘滯趺板。故東坡云。作詩必此  
詩。定知非詩人。謂詩之妙諦在不。即。不。離。若。遠。若。近。  
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間。即嚴滄浪所謂鏡中之花。水  
中之月。但可神會。難以迹求。司空表聖所謂超以象  
外。得其環中。是也。蓋興象玲瓏。意趣活潑。寄託深遠。  
風韻冷然。故能高踞題巔。不落蹊徑。超超元著。耿耿  
元精。獨探真際。於箇中遙流清音。於絃外空諸所有。



妙合天籟。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亦即此種境。詣詩至此境。如畫家神品逸品。更出能品奇品之上。凡詩皆貴此詣。不止詠物詩。以此詣為最上乘。乃是神來之候。其著想立意用筆運法。無不高妙。若藐姑仙人。迴非塵中。美色可比。非以不切題旨。別生枝節為訓也。解人難索。後代詩家。未契真詮。誤會秘旨。雖標神韻。以為正宗。卻執法相。而求形似。抹月批風。淺斟低唱。流連光景。修飾詞華。似是而非。半吞微吐。特作欲了不了之語。多構旁敲側擊之言。故為歇

後甘踏虛鋒。自詫王孟嗣音。陶韋的派。而不知馬首之絡。到處可移。狗尾之冠。終難續用。麇鼎飯色。詎足混真。徒枉費心力耳。至近代詠物詩。誤此一關。尤為塵劫。詞意諧俗。骨甘自敗。鉛華媚人。色並非真。靡靡之音。陳陳之套。千手一律。萬口同腔。外面似乎鮮妍。風致實則俗不可醫。令人欲嘔矣。不善求超脫。流弊一至於此。初學可不從切實處為下手用功地乎。金史文苑傳。錄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徒工於外者。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以其中無我故也。趙秋谷

深佩此論。以為名言。因謂詩中無我。即非作者。必也詩中有我在焉。始可謂之真詩。無忝作家。乃足傳世。其見誠卓。然近代詩人。又多誤會其旨。反益流弊。夫所謂詩中有我者。不依傍前人門戶。不摹仿前人形似。抒寫性情。絕無成見。稱心而言。自鳴其天。勿論大篇短章。皆乘興而作。意盡則止。我有我之精神。結撰我有我之意境。寄託我有我之氣體。面目我有我之材力。準繩決不拾人牙慧。落尋常窠臼。蹊徑之中。任舉一篇一聯。皆我之詩。非前人所已言之詩。亦非時

人意中所有之詩。也是為詩。中有我。即退之所謂詞。必已出陳言務去也。並非自佔身分。不論是何題目。其詩中必寫自家本身。或發牢騷。或鳴得意。或寓志願。或矜生平。即為有我在也。果力能獨造生面。別開不肯步人後塵。寄人籬下。則無語不自出心裁。亦無詩不自有真我。後人讀吾詩者。無不見我性情。知我心志。我之襟胸。識力學養。才氣畢流傳於詩矣。何庸處處自佔身分。惟恐人不知耶。今人誤會詩中有我之意。乃欲以詩佔身分。於是或詭激以鳴清高。或大

言以誇識力。或曠論以矜風骨。或憤語以洩不平。不  
惟數見不鮮。歟歟可厭。而任意肆志。亦乖溫厚含蓄  
之旨。品斯下矣。卒之言為心聲。違心之言。矯情之詞。  
縱自佔地步。終難逃識者洞鑒。何益之有。甚至一花  
一木。一禽一鳥之微。咏物詩中。亦必夾寫自家身分  
境遇。以為寄託。巧者不過雙關綰合。喧客奪主。嫌其  
賣弄。終不融浹耳。否則牽連含混。賓主不分。咏物卻  
帶咏人。說人又兼說物。抑或以物當人。以人當物。分  
寸意境。夾雜莫辨。作一篇似可解而實不可解之語。

尤為可笑。彼方津津得意。自謂可見身分。詩中有我。邇來作家名士。大都病此。嗟乎。詩中有我。豈自佔身分。豫為矜人地步之謂乎。

老莊告退。山水方滋。康樂善遊。精於獨造。其寫山水諸作。千秋絕調。歸愚謂謝公能於山水閒適之中。時時愜洽。理趣故。詩品高不可攀。又謂永嘉山水奇麗。康樂詩境肖之。西蜀山川雄險。工部詩境肖之。永柳山川幽峭。柳州文筆詩境肖之。略一轉移。失卻山川真面。所以山水詩。以大謝老杜為宗。參以柳州。可盡

其變矣。此論雖正。是知其當然而未悉其所以然之妙也。夫詩貴相題。尤貴切題。人人知之。作山水詩。何獨不然。相山水雄險。則詩亦出以雄險。山水奇麗。則詩亦還以奇麗。山水幽峭。則詩亦與為幽峭。山水清遠。則詩亦肖其清遠。凡詩家莫不能之。猶是外面工夫。非內心也。即於寫山水中。由景生情。立意以求造語。合符理境。又由情起一波瀾。以求語有風趣。亦非難事。詩家有工候才力者。皆所優為。係由外達裏上階工夫。尚未登堂。遑問入室。亦非內心也。夫文貴有。

內心詩家亦然而於山水詩尤要蓋有內心則不惟  
寫山水之形勝並傳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  
探天根而入月窟冥契真詮立躋聖域矣夫山容水  
色卽壑林泉天下山水同有之景也琳宮梵宇月榭  
風亭人工點綴以助名勝亦天下山水同有之景也  
而或雄奇或深險或高厚或平遠或濃秀或澹雅氣  
象各殊得失不一則同之中又有異焉况山者天地  
之筋骨水者天地之血脉而結構山水則天地之靈  
心秀氣造物之智慧神巧也山水秉五行之精合兩



儀之撰以成形。其山情水意。天所以結構之。理與山水所得於天。以獨成其奇勝者。則絕無相同重複之處。歷一山水。見一山水之妙。刻陰晴朝暮。春秋寒暑。變態百出。游者領悟當前。會心不遠。或心曠神怡而志為之超。或心靜神肅而氣為之斂。或探奇選勝而神契物外。或目擊道存而心與天游。是遊山水之情。與心所得於山水者。又各不同矣。作山水詩者。以人所得。與山水所得於天者。互證而潛會默悟。凝神於無朕之宇。研慮於非想之天。以心體天地之心。以變。

窮造化之變。揚其異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獨。造其奧以洩其祕。披其根以證其理。深入顯出。以盡其神。肖陰相陽。以全其天。必使山情水性。因繪聲繪色而曲得其真。務期天巧地靈。借人工人。藉而畢傳其妙。則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並與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以其靈思結為純意。撰為名理。發為精詞。自然異香繽紛。奇彩光豔。雖寫景而情生於文理。溢成趣也。使讀者因吾詩而如接山水之精神。恍得山水之情性。不惟

勝。畫。真。形。之。圖。直。可。移。情。卧。遊。若。目。覩。焉。造。詣。至。此。  
是。為。人。與。天。合。技。也。進。於。道。矣。此。之。謂。詩。有。內。心。也。  
康。樂。王。部。二。公。以。後。廣。陵。散。絕。已。久。柳。州。望。門。而。未  
深。入。不。足。嗣。音。歸。愚。翁。所。論。祇。能。模。範。山。水。未。能。為  
作。表。章。以。附。山。水。知。已。也。

骨。有。餘。而。韻。不。足。格。有。餘。而。神。不。足。氣。有。餘。而。情。不  
足。則。為。板。重。之。病。為。晦。澀。之。病。非。平。實。不。靈。即。生。硬  
枯。瘦。矣。初。唐。諸。人。西。江。一。派。是。也。肉。有。餘。而。骨。不。足。  
詞。有。餘。而。意。不。足。風。調。有。餘。而。神。力。不。足。則。為。綺。靡。

之病。為膚浮之病。非塗澤堆垛。即空調虛腔矣。西崑  
晚唐派中人。及明七子。是也。必也有骨。有肉。有筆。有  
書。文質得中。詞意恰稱。始無所偏重矣。有格。有韻。有  
才。有情。有氣。有神。有聲。有色。殺活在手。奇正從心。雄  
渾而兼沈著。高華而實精切。深厚而能微妙。流麗而  
極蒼堅。如此始為律詩成就之詣。蓋骨肉停勻。而色  
聲香味。無不具足也。自盛唐後代。無幾人。若及此詣。  
便是大家之詩。

沈歸愚先生云。作古詩。不可入律。作律詩。卻須得古。

詩意正如作書者。寫隸篆八分。不可入行草楷書法。作行草楷書。卻須得篆隸八分法。同此意也。人以為妙喻妙論。予獨不以為然。夫古詩律詩體格不同。氣象亦異。各有法度。各有境界。分寸即以使事選材用意。運筆而論。有宜於古者。有宜於律者。有古律皆宜。古律皆不宜者。是所宜之中。且爭毫釐分寸。略差失等。千里作者相題。行事各還其本來。各成其當然之詣。不亦善乎。何必以五古平淡之味。施之五律。以求高瘦。以七古蒼莽之氣。行之七律。以破謹嚴。致犯枯

稿頽唐之病耶。蓋離則兩美。合則兩傷。近代名家五律。慣作帶對不對。流水之格。七律動作。拘體吳體。以求高求峭。皆此種見解。議論誤之也。

詩人構思之功。用心最苦。始則於熟中求。生繼則於生中求。熟遊於寥廓逍遙之區。歸於虛明自在之域。工部所謂意匠慘淡經營中也。每一題到手。先須審題所宜。宜古宜今。我作何體。布置略定。然後立意。立意宜審。某意為題所應有。某意為題所應無。某意為人人所共見。某意為我所獨得。某為先路正面。某為

左右對面。孰重孰輕。孰賓孰主。一一審擇。於微分毫。不爽於題之真際。妙諦一眼注定。不啻立竿見影。然後沈思。獨往。選意。鍊詞。凡人人所共有之意。及題中一切應付供給之語。不思而得者。與夫尋常蹊徑。所有之意境典故。搖筆即來。湊手者。皆一掃而空之。專於題之真際。人所未有。我所獨見處。著想。追入要害。追思路幾至斷絕之際。或觸於心。或動於天。忽然靈思泉湧。妙緒絲抽。出而莫禦。汨汨奔來。於是烹鍊之。剪裁之。振筆而疾書之。自然迴不猶人矣。所謂成竹。

在胸。借書於手。又所謂鵬起兔落。迅追所見。稍縱即逝也。今人憚於費心。非枝枝節節而為之。即以應酬了事。心思尚不能銳入。何能銳出。未曾用心至思路欲斷之候。何能望有思路湧出之時。安可希得心應手之技乎。

紀文達公最精於論詩。所批評如杜詩蘇詩李義山。陳后山。黃山谷。五家詩集。及才調集。瀛奎律髓諸選本。剖晰毫芒。洞鑒古人得失。精語名論。觸筆紛披。大有功於詩教。尤大有益於初學。有志學詩者。案頭日



置一編。反覆玩味。可啟發聰明。銷除客氣。自無迷途之患。蓋公論詩最細。自古大才槃槃。未有不由細入而能得力者。但須看公批點全本。觀其圈點之佳作。以為法。觀其抹勒之不佳作。以為戒。方易獲益。近有刊公鏡煙堂十種者。於各集各選。惟專取公所圈點。評賞諸作。每種僅十之二三。非全書矣。何必多此一刻為哉。

紀文達公曰。王孟詩大段相近。而微不同。王清而遠。體格高渾。孟清而切。體格俊逸。王能厚。而孟則未免。

淺俗所以不及王也。漁洋於孟頗致不滿。世人訝之。由但見選本諸作未合觀二集耳。學王不成流為空腔。學孟不成流為淺語。學者須從雄厚切實處入手。斯得之矣。又曰香山微之詩亦微有不同處。其佳在真切近情。其病亦即在此。二人皆傷於俚直。而香山尤好數衍其弊。為太盡太滑太庸太率。不止輕俗頽唐也。初學效之。非淺滑即粗鄙矣。若根柢既深之後。能別白其鄙俚淺率而獨取其真樸天然之處。則亦不無取益。又曰李義山詩運意深曲。感事託諷。佳處。

往往逼杜。非飛卿所可比肩。細閱全集自知。宋代楊  
劉諸公。但襲其面目。堆垛組織。致招優人擗擗之誚。  
二馮亦但取其浮豔尖刻之詞為宗。實不知其比興  
深微用意。曲折運筆。生動沈著。別有安身立命之處。  
方虛谷謂學杜。須從山谷。后山簡齋入手。是主江西  
派。一祖三宗之說。乃門戶迂僻之見。決不可從。王荆  
公謂學杜。須從義山入手。卻是閱歷有得之言。然學  
詩者。總須鎔經鑄史。以騷選及八代三唐為根柢。根  
柢既深。識力既確。然後學義山而得其用。筆運意之。

雄厚深曲。使事屬詞之精切。婉麗最爲有益。即兼涉  
西江而得其生峭新異之致。亦非不佳。所謂兼收博  
取也。若根柢不深。則從江西入手。必墮偏鋒。致成粗  
獷之習。即學義山。不善。亦有晦蹊迂僻之弊。有浮靡  
綺縟之弊。有纖佻輕薄之弊。久之習氣愈深。均不可  
以正理詰矣。此論極確。見解絕高。而以根柢爲重。與  
予意合。故暢衍其說而全錄之。

沈歸愚先生說詩。晬語。趙秋谷聲調譜。續譜。王阮亭  
古詩平仄定體。翁覃溪小石帆亭著錄。及洪稚存北

江詩話。趙雲松雲松詩話。此本朝人詩話之佳者。古人則姜白石詩說。滄浪詩話。懷麓堂詩話。以外。鮮可觀者。宋元人詩話最多。而附會穿鑿。最無足取。明人王鳳洲藝苑卮言。可擇取而分別觀之。徐禎卿談藝錄。亦有可取。此外無可存之書矣。又國初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及阮亭詩話。並所著各種說部中。詩話若干條。近有會萃而合刻之者。亦可助詞壇玉屑也。

後園詩話卷二

古滇朱庭珍著

古詩音節。須從神骨片段間。體會其抑揚輕重。伸縮緩急。開閤頓挫之妙。得其自然。合拍五音。相間無定。而有定之音調節奏。乃能鏗鏘協律。可被管絃。雖穿雲裂石。聲高壯而清揚。然往而復迴。餘音繞梁。言盡而聲不盡。篇終猶有遠韻。以人聲合天籟。故曰詩為天地元音也。此中妙旨。自非講求平仄所可盡。第不從平仄講求。初學何由致力。漸悟古人不傳之祕哉。

王阮亭平仄定體。趙秋谷聲調譜。初學宜遵之。始從平仄講求音節。及工夫純熟之候。自能悟詩中天然之音之節。縱筆爲之。無不協調矣。

古詩十九首。及蘇武李陵五言詩。皆和平溫厚。高渾自然。始終一氣相生。化盡筆墨痕迹。此詩家元音。五古正宗也。學者宜沈潛反覆。息心靜氣。探討於神味意境之間。以求換骨。不可以字句聲調襲其面目也。醞釀既深。涵養既熟。得其氣息自然。高妙渾厚矣。無縫天衣。斷非凡手。鍼綫學陶詩選體。及古樂府者。皆

當如此用力。若不求醞釀涵養。自培根本。以期遺貌取神。而但摹仿其句調。誇面目之相肖。是蹈偽體。甘步前明李于鱗輩後塵矣。何益之有。

學古詩以醞釀涵養為上乘功夫。然不但求詩於詩也。求詩於詩。必不能超凡入聖。直逼古人。積理於經。養氣於史。鍊識儲材於諸子。百家閱歷。體驗於人情。世故。格物。壯觀於花鳥山水。勿論讀書涉世接物。縱游皆於詩有益。詩人觸處會心。貫通融悟。蓄積深厚。醞養粹精。一於詩發之。大小淺深。引之即出。其言有



物自然勝人。釋氏所謂大地山河。無非妙諦。即詩家工候純熟之界也。此乃化境神工。決不易到。亦決不可不到者。

本朝漢學最盛。皆經術湛深。考據淹博。宗康成而不滿程朱。詩文則非所長也。兼能詩者。顧甯人。毛西河。朱竹垞。阮芸臺。諸公而已。惟竹垞詩古文皆成一家言。兼精填詞。詩尤雄視一代。品在漁陽。洋荔裳。愚山之上。洵通才也。西河詩文皆次。乘甯人詩甚高老。但不脫七子面目。氣習其用典使事最精。確切當以讀書。

多故能擅長。芸臺先生詩長於古體。近體殊弱。五古似韋柳。七古似蘇陸。佳作頗有可傳。亦清才也。此外如閻百詩。惠定宇。錢竹汀。杭大宗。顧棟高。朱竹君。陳見復。戴東原。則經學考據之業。自足千秋。詩均不工矣。

本朝古文家。惟竹垞精於詩。次則邵子湘。劉海峯兩君。雖未足成家。然尚有才氣工候。潘次耕詩足算一家數。而文未成。汪鈍翁詩格卑才弱。遠次於文。姚姬傳詩亦不及文遠甚。侯朝宗雖有詩集。淺滑空率。殊

無足觀。古文以才筆勝人。一代罕傳。叔子堯峯青門均不如也。甯都三魏詩皆拙劣。靈皋方氏則終身不能作矣。愚山文非專門。亦頗清雅。此又詩人之兼工文者也。若理學諸公中。詩文可觀者。則湯文正公一人而已。

高文和公味和堂集。袁枚極推崇之。謂一代作手。直駕新城而上。人多疑其妄許。予觀公集中。律詩皆有唐音。能切而不浮。清而不薄。造詣頗深。五古尤高。蘭州新城碧雲寺諸大篇。洋洋灑灑。真摯古厚。卓然可

傳合而論之。五古則勝阮亭。七古則不及阮亭。律詩在伯仲閒。祇可隨阮亭肩行。謂勝宋牧仲、田山薑、湯西崖、陳其年、諸家一籌。則誠然。謂勝阮亭。則阿好也。嘗與阮亭、趙秋谷、陳澤州先後並驅中原。為北方詩家四傑耳。至黃辛田香草齋詩。以尖新見長。專學晚唐。乃小家伎倆。在閩詩中。亦祇充偏裨之列。袁枚以性近而尊之。尤乖公論。

隨園詩話。持論多無稽臆說。所謂佞口也。如謂律詩如圍棋。古詩如象棋。作古體不過兩日。可得佳構。作

律體反十日不成一首。是視律難於古也。渠意謂古詩無平仄對偶。法度甚寬。故以律詩為難。而不知古詩有平仄。有對偶。其法倍嚴。特非袁趙輩所可夢見耳。又謂詩亦如物。刀鋒貴薄。刀背貴厚。古人杜陵似厚。太白似薄。玉溪似厚。飛卿似薄。並傳千載。何今人論詩。貴厚賤薄耶。而不知詩非物比。以厚為貴。絕無貴薄之理。不惟少陵。玉溪詩厚。太白飛卿其詩亦厚。自來詩家。無以薄傳者。渠意以色澤詞藻之濃為厚。清者為薄。不知詩之厚在神骨。意味不在外面之色。

澤詞藻也。又覽聲調譜而失笑。謂詩為天地元音。不  
必拘調。少陵右丞七古。有平仄協諧如律者。韓文公  
有七字俱平俱仄者。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繩  
之也。不知聲調譜所論平仄。即天地元音。唐宋大家  
無一不合。唐宋詩人無一不知。非自然元音。豈能兩  
朝之人皆暗合耶。迨元明詩人始有知有不知者。其  
傳朱顯阮亭得之於錢牧齋尚書。而秋谷則聞於阮  
亭。又聞於海虞馮氏者也。其中各大家名家詩俱  
無不合符。故天下遵以為式。非王趙之私論也。凡轉

韻七古。不戒律句。高岑王李元白之七古協律者。轉  
韻詩也。押仄韻七古。亦不忌律句。工部七古協律者。  
押仄韻及轉韻詩也。惟押平韻一韻到底七古。始不  
可攙入律句。下句以四仄三平為式。如五嶽祭秩皆  
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之類是也。上句落尾仄字。須  
參用上去入三音。亦指平韻七古言之。至七平七仄  
句法。原非所忌。時可攙用以見變化。如義山韓碑句。  
帝得聖相相曰度。七仄也。封狼生驅驅生貔。七平也。  
譜中方援引以為例子。子才豈未之見。何反以之為譏。

耶。大抵子才心粗氣浮。譜中所云。尚多不解。惟耳食四仄三平一言。惡其例嚴。不便於己。遂輕詆訾。亦不知其專為平韻七古立法也。學者付之一笑。勿為所惑可矣。

古人詩法最密。有章法。有句法。有字法。而字法在句法中。句法在章法中。一章之法。又在連章之中。特渾含不露耳。至於連章則尤難。合觀之。連章若一章分觀之。各章又自成章。其先後次第。自有一定。不紊之條。理觀工部秋興諸將詠懷古迹前後出塞諸作。可



見以工部之才力而生平連章七律。只秋興作至八首。亦可見古人鄭重矣。自宋後才不逮古。偏好以多為貴。動作連章。嘷嘷不休。殊可厭也。宋人作梅花七律至六十首。元人疊咏和韻亦一題至數十首。近人尤好以一題順押上下平韻作三十首。甚至咏物小題亦多至數十首。且有至百首者。如玉蒲衣之無題百首。陳其年之梅花百詠。鄺湛若之赤鸚鵡三十首。黎美周之黃白牡丹各二十首。屈悔翁之書中乾蝴蝶二十首。春草秋草各三十首。鮑以文之夕陽二十

首。侯坤之水中梅影三十首。以及流傳雁字六十首。淚詩三十首之類。皆七律也。絕無意境。氣格。篇法。但點綴詞藻。裁紅翦翠。餽釘典故。徵事填書。雖字句修飾鮮妍。究無風旨。亦終不免重複敷衍。雖多亦奚以為此雅道中魔趣。初學戒之。

張船山寶雞題壁十八首。叫囂惡濁。絕無詩品。以其諧俗。故風行天下。至今熟傳人口。實非雅音也。其詩為紀嘉慶初。川楚教匪之變而作。蓋傷時事之詩。少陵傷時感事諸篇。其時勢人地。一一切合。得失分明。

懷抱亦露。故有詩史之目。不止作憂亂憤激之詞也。今船山十八詩。惟滿紙兵戈爭戰。並痛詆當時大吏而已。究竟各省賊勢如何。軍情若何。布置若何。誰功誰罪。孰得孰失。一語不切。莫可考也。作者意欲如何。旨歸安在。亦無可求也。是名有關係。實無關係。雖不作可也。然後來高堰、廣州、桂林、長沙。皆傳有題壁詩。爭相效尤。或仍十八首。或增至三十首。詞旨淺俗。惡劣更甚。無一稍雅馴可觀者。較船山作。又有天淵之隔矣。

尤西堂先生。工填曲。其明史新樂府百首。自成一家。足奪鐵崖西涯之席。卓然可傳。詩恃聰明。意欲以才情見長。究非專門正軌。中年後。流入淺近。頗傷俚俗。且多游戲率意之作。不足取也。陳其年以四六名世。與吳園次章藻功稱駢體三家。實非吳章可及。詞與竹垞齊名。亦可成家。其詩宗法面目。不脫七子氣習。但非專門。亦不必以詩家繩之。

國初江左三家。錢吳龔並稱於世。嶺南三家。屈梁陳亦齊名當代。然江左以牧齋為冠。梅村次之。芝麓非

家匹嶺南以元孝為冠。翁山樂亭均不及也。錢牧齋厭前後七子。優孟衣冠之習。誠為偽體。奉韓蘇為標準。當時風尚為之一變。其識誠高於前後七子。才力學問亦似過之。所為詩長於七言。以七律七古為上。七絕次之。五言則工候甚淺。初學集中佳作較多。有學集乃晚年詩。惟七律尚有沈雄博麗之篇。七古則好以馳騁為豪。五言亦好徵引塗澤。精華竭矣。生平持論多偏而且苛。又阿好推崇程孟陽。是仍黨同代異之私。況既臣事

熙朝。復敢以詩文訕上。致

于禁令。遂少嗣音。吳梅村祭酒詩。入手不過一豔才耳。迨國變後諸作。纏綿悱惻。淒麗蒼涼。可泣可歌。哀感頑豔。以身際滄桑陵谷之變。其題多紀時事。關係興亡。成就先生千秋之業。亦不幸之大幸也。七古最  
有名於世。大半以琵琶長恨之體裁。兼溫李之詞藻。風韻。故述詞比事。濃豔哀婉。沁入肝脾。如永和宮詞。圓圓曲。諸篇。雖情文兼至。姿態橫生。未免肉多於骨。詞勝於意。少沈鬱頓挫。魚龍變化之鉅觀。惟雁門尚書行。較有筆力。悲歌贈吳季子一作。亦得杜陵神髓。

惜不多見耳。五古如臨江參軍南園叟吳門遇劉雪舫諸作。洋洋大篇。神骨俱肖。少陵較勝七古多矣。七律佳者。神完氣足。殊近玉溪。五律處處求工。如翦綵為花。終少生韻。取其長而知其短。此平心之論也。至龔芝麓宗伯詩。詞采有餘。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翦裁烹鍊之妙。好騁筆。而少醞釀深厚之功。氣雖盛。然剽而不留。直而易盡。調雖高。然浮聲較多。切響較少。當時幸得才子之稱。後世難入名家之列。三子優劣。見於是矣。嶺南三君。樂亭七古。翁山五律。元孝七律。

當代誇爲三絕。梁蘄亭七古。雖氣勢雄放。而簡鍊未足。除養馬行。日本刀歌。諸名作外。往往失於奔放。墮入空滑一路。如木瓜上人打鼓歌。則叫囂粗率。近惡道矣。五律矜鍊。猶欠高渾。五古七律。更多平行。又其次也。屈翁山五律。忽而高渾沈著。忽而清蒼雅淡。氣既流盪。筆復老成。不拘一格。時出變化。蓋得少陵右丞襄陽嘉州四家之妙。真神技也。七律佳作。在盛中唐之閒。不失高調雅音。七絕學都官庶子。亦頗可玩。惟五七古。則委靡不振。平冗拖沓。吾無取焉。獨陳元



孝詩雄厚渾成。警策古淡。天分人工。兩造其極。故各體兼善。不容軒輊也。其神骨峻而堅。其格調高而壯。其才力肆而醲。其氣魄沈而雄。其意思深而醒。其筆致爽而粹。其篇幅謹而嚴。其法度密而精。其風韻清而遠。真詩家全才也。五言大篇如王將軍輓歌。古音古節。古色古香。足為孔雀東南飛嗣音。短篇得力選體。造詣亦深。七古如日本刀歌。柏舟行。木棉花歌。崇禎御琴諸篇。皆力開生面之作。五律如懷翁山。浮湘咏物。園居諸章。卓然傑構。七律名作更多。如詠古游。

覽諸詩。人人皆知。勿庸多贊。不惟嶺南當推第一。即江左亦應退避三舍。明末國初。作家如林。幾莫與抗衡。可云巨擘矣。

順治中。海內詩家。稱南施北宋。康熙中。稱南朱北王。謂南人則宣城施愚山。秀水朱竹垞。北人則新城王阮亭。萊陽宋荔裳也。繼又南取海鹽查初白。北取益都趙秋谷。益之號六大家。後人因有六家詩選之刻。宋荔裳詩格老成。筆亦健舉。七古法高岑。王李整齊雅鍊。時有警語。篇幅局陣。最為完密。五律亦是高岑。

王李一派七律雖不脫七子面目。往往墮入空聲。至其合作。固北地信陽之儔也。所少者變化之妙耳。然而宗法既正。規格復整。固是節制之師。唐賢典型於斯。未墜。晚年入蜀。詩格一變。蒼老雄肆。異於平時。可為安雅堂集之冠。選家多未採及。豈未見全詩耶。施愚山詩長於五言。短於七言。五古溫厚清婉。善學魏晉六朝。殊近自然。五律則盛唐格調。中唐神韻。兼而有之。造詣不在中山文房之下。歌行七律。多膚廓語。不足尚也。古文清雅。尤長記序。亦可並傳。所謂學人

之詩。洵無愧矣。王阮亭詩。為昭代雅音。執吟壇牛耳者。幾五十年。生平標神韻為正宗。長於用典。工於運法。如良工裁衣。不爽尺寸。老師度曲。悉協管絃。故清俊莊雅。玉潤珠圓。而品復落落大方。絕無偏鋒傍門之病也。然囿於奉法。未窺變化。富於取材。未知獨造。能正而不能奇。能因而不能創。能清麗而不能精深。能高華而不能渾厚。無縱橫飛盪沈鬱頓挫之偉觀。使人目動心折。自成一家數。則可。未足副大家之實。為後人取法也。朱竹垞詩。書卷淹博。規格渾成。才力

雄富工候湛深。造詣實過阮亭。惟時有疏於法處。其精華多在未仕以前。通籍後。近體每流入平易。歌行多長短句。意欲盡捐繩墨。自創一家。如玉帶生歌。興酣落筆。縱橫跌宕。雄奇蓋世。信為長篇絕調。其他往往貪多務博。散漫馳驟。無歸宿處。有類游騎矣。五古得力選體。五律得力工部。七律在信陽北地間。五排亦得力於杜。其使事精確處。分寸切合。具見用書本領。亦他人所罕及。與阮亭齊名。如老韓同傳。非魯衛也。查初白詩宗蘇陸。以白描為主。氣求條暢。詞貴清

新工於比喻。善於形容。意婉而能曲達。筆超而能空  
行。入深出淺。時見巧妙。卓然成一家言。惟氣剽則嫌  
易盡。意露則嫌無餘。詞旨清倩。則嫌味不厚。局陣寬  
展。則嫌詣不深。古人所謂骨重神寒者。苦未能焉。且  
投贈公卿。動為連章。尤好為長篇。急於求知。冗繁皆  
不暇烹鍊。雖多中。年以前之作。究自累詩品。為白璧  
一瑕矣。雲松詩話。舉梅村初白。以足十家。繼唐宋元  
明諸大家之後。若統緒相傳。昭代祇此二家。足為正  
宗者然。宜雅存非之。而人多議其阿好溢美。實無當

於公論也。

十家者太白工部昌黎香山東坡放翁及金之元遺山明之高青邱國初則吳查

也。二人趙秋谷詩筆力沈摯意主刻露殊少含蓄醞釀

之功其意境真切處固勝阮亭而煅鍊未純時有率

筆篇外亦無餘味不及阮亭處處典雅大方得失正

復相等心餘識其篇幅窘狹誠中其病以筆力之銳

入快出直擊鼓心而論亦勝於阮亭然是證辟支佛

者之力量神通非如來正眼法藏不可思議之大自

在神力也生平與阮亭不睦至作談龍錄以謂之然

集矢阮亭而於海虞二馮服膺推崇竟欲鑄金以事

癖同嗜痂。令人莫解。豈以二馮持論偏刻。巧於苛議。前哲輕於詆訾。時流天性相近。故易於契合耶。秋谷詩長於古體律詩。氣薄而格不高。往往有句無篇。絕少完璧。無可觀也。

前明一代詩家。以高青邱為第一。自元遺山後。無及青邱者。不止一變元風。為明詩冠冕已也。前後七子之徒。及青邱同時之楊孟載、袁景文、徐張諸人。視青邱豈止上下牀之分耶。青邱才力天分工候。皆極其至。所為詩。自漢魏六朝。及李杜高岑。王孟元白。溫李。



張王昌黎東坡無所不學。無所不似。妙筆仙心。幾於  
超凡入聖矣。惜不及四十枉死。未及融會貫通。聚衆  
長以別鑄真我。造於大成。亦可哀也。然自元至今。所  
有詩家。無出青卣右者。洵可直繼遺山。為一大宗矣。  
歸愚翁於青卣時有微詞。而推青田冠明詩。顛倒黑白。  
殊乖公論。夫劉青田之詩。多皮傅盛唐。已兆七子。  
先聲遠遜青卣。稍有識者。不難立辨。豈以其身列佐  
命。遂可阿附為一代風雅領袖乎。青卣以後。宜以陳  
元孝繼。雖造詣迥然不同。然同為一代大名家無疑。

也。

有明前七子中。以何信陽為最。以信陽秀骨天成。筆意俊爽。其雅潔圓健處。非李空同所及。且持論力主獨造。較空同議論專宗摹仿。謂臨帖以相似為貴。作詩亦然者。高下相去遠矣。故信陽可云一代清才。空同則粗才也。後七子以王鳳洲為第一。謝茂秦徐禎卿次之。以鳳洲學問淹富。才氣有餘。樂府佳者。饒有漢魏風味。袁江流一篇洋洋千言。古健樸老。足備詩史。歸愚以學古有痕迹。議之與議青。叩蹊徑未化。皆

故為高論。過事苛求。實未公允。謝山人徐迪功二人。皆精於律詩。短於古體。律詩尤工五言。謝以鍊勝。殊似嘉州。徐以格勝。殊似襄陽。均自成一隊者。若李于鱗。則空調浮聲。膚詞陳言。觸目生憎。與空同均落剽賊套襲惡道中。不止有乖雅音也。

何大復答空同書。謂詩盛於陶杜。文盛於韓歐。而詩之亡。即自陶杜始。文之亡。即自韓歐始。後人執為口實。羣起而攻。此論遂為詬府。其實確有所見。意非盡妄。特放言高論。過易。故招尤叢謗。理無由伸耳。自古

極衰之根。每伏於極盛之中。循環往復。不止。詩文為然。陶杜出而人爭學。為陶杜。韓歐出而人爭學。為韓歐。既未窺見本原。又未洞其得失。於是陶杜韓歐。獨至之詣。不能法也。其不至處。與無心之失。率意之病。則盡法之遺。其內之精英。襲其外之面目。高自位置。流弊百出。不可救藥矣。此非陶杜韓歐之過。學為陶杜韓歐之過也。極衰始於極盛。理本不誣。大復任意縱筆。故作大言驚人。而詞不達意。致招掊擊。原屬自取。第不究其言之所以然。一味詆訶。則又耳食之過。

矣。

頌七子論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戒讀唐以後書。力爭上流。論未嘗不高也。然拘常而不達。變取徑轉狹。猶登山者。一望崑崙。觀水者。一朝南海。即侈然自足。而不知五嶽四瀆。九江五湖。三十六洞天。之奇。天下尚別有無數妙境界也。則拘於方隅。必不能高涉崑崙之顛。遠航大海之外。徒自崖而返。望洋興歎已耳。若近代名流。文集或太雅潔。或苦薄弱。詩集貪書卷者。多乏翦裁融化之功。主神韻者。絕少雄厚生辣之力。

又似專法秦漢盛唐以後詩文專讀宋以後書者也。降而愈下。又不如取法乎上之為得矣。

七子以前。李茶陵懷麓堂集詩已變當時臺閣風氣。宗少陵法盛唐格調高爽。首開先派。吾滇楊文襄公著有石淙類稿。與茶陵同時。提唱風雅。明詩中起衰復盛之鉅手也。石淙聲名亞於茶陵。工候學力亦遜茶陵一籌。七古才氣律詩格調則抗不相下。二公倡復古之說。李向從而繼起。太振其緒。王李再繼法席。復衍宗風。本一派相傳而下。乃李何欲推倒前人。自

命創霸王元美遂獨尊空同主盟中夏謂茶陵之於李何猶陳涉之啟漢高文襄則抑而不錄何黨同伐異顛倒是非一至於此物不得其平則鳴是以錢牧齋又翻前案力推茶陵為一代正宗痛抑前後七子平心而論茶陵在明自是名家與李何王李並立無讓其樂府自成一格非七子所及即楊文襄公亦足與七子把臂無稍遜也

楊升菴學問之博著述之多為有明一代之冠然好英雄欺人偽撰古書以眩人目議論考據時有附會

穿鑿如雜事祕辛。天祿閣外史。岫巖碑詞。石鼓全詩。皆杜撰流傳。以己手筆。託名古人。是以並所考古音。古韻。後人多不全信。轉自累也。升菴詩。才情華麗。惟詞多於意。骨少於肉。有士衡才多之患。且宗法六朝。初唐苦為所囿。五言尤甚。本非專門。實未深造。不足成家也。七律頗多佳作。然好襲用成句。終不可訓。壯年成湏。足迹徧於三迤。而在迤西尤久。湏中風雅。實開於升菴。故有楊門六君子之稱。當時以媿蘇門六君。文采風流。極一時之選。亦吾湏藝林佳話也。六君



子中。以永昌張含。字愈光者。為第一。其詩調高筆健。佳者直可媲美七子。餘人莫及。吾滇詩人。有明當以楊文襄張含為兩巨擘。雄視一代矣。文襄詩選明詩者。未見全集。所錄不多。皆非其出色得意之筆。愈光詩選家更未之見。僅採錄一二應酬之作。尤非其佳章也。嘉慶初。保山袁文揆昆季輯滇詩略。楊張二公採錄甚多。猶以未窺全豹為恨。後於吾鄉陳澹樓大令處得石綜全橐。乃錄為補遺。至滿一卷。約百數十首。佳篇如林。讀者意滿。惟愈光詩集板毀於明末之

亂散亡已久。所選或得於傳抄。或得於地志。竟無可  
覓其全矣。惜哉。

明代詩人。如林子羽、貝清江、邊華亭、高蘇門、楊夢山  
之流。雖附庸風雅。皆秀拔不俗。自有所得。謝在杭區  
海若、公文介之屬。亦庸中之矯矯者。均有可觀。若康  
海、梁有譽、吳國倫、胡元瑞等輩。則庸谷可仄。其  
矣。布衣山人中。如孫太初、王百穀、陳仲儒輩。徒有虛  
名。無可取者。程孟陽七律七絕。佳者饒有風調神韻。  
得力於中晚唐人。特瑕多瑜少。如沙中撿金。時可一

遇牧齋激賞溢美。太踰分量。竟謂李茶陵後一人。揚之以抑七子。則誕妄已甚。宜招後人之訾議也。湯若士為詞曲所掩。沈石田、文衡山、李長蘅為畫所掩。其詩皆有可觀。頗多佳句。但非專門。故佳作止於秀逸。氣格不大力。量不厚耳。然猶屬雅音。非如唐子畏、祝枝山輩。隨筆任意。墮落野狐禪也。武臣如郭定襄。詩才力縱橫。直可分詩家一席。不止為明代武將之冠。古今名將武臣能詩者。均不及定襄遠甚。戚繼光、劉二將軍。拜下風矣。公安、袁中郎、昆季。竟陵、鍾伯敬、譚友夏。

皆攻七子。變風氣。自成門徑。然論詩入魔。人人知之。  
勿庸贅論。徐青藤。一時才人。一時狂士。畫品甚高。另  
開生面。詩文佳者。皆有英氣。生趣。劣者。恣野。特甚。實  
非正宗。不足列入家數。然超出沈嘉則。黃省曾。諸人  
之上。不啻倍之。末年詩人。惟陳卧子。雄麗有骨。國變  
後。詩尤哀壯。足殿一代矣。

國初遺老。如湖北杜茶村。變雅堂詩。古體粗率。顏唐  
劣惡已甚。直門外漢耳。近體枯槁粗硬。膚廓者。與前  
明閨詩。鄭繼夫同病。皆不善學杜者也。佳作則頗有。

氣骨時詣老境。顧黃公與茶村同鄉。齊名所著白茅堂集。雖貪多蕪雜。然較勝茶村。尚多雅音。山西顧甯人。傳青主二徵君。以顧為優。詩甚高老雄整。雖不脫七子氣習。然使事運典確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謂精當。此則過於七子。青主霜紅菴集。亦有氣格。而遜顧一籌。徐州閻古古爾梅。獨工七律。對仗極齊整。時有生氣。亦頗能造警句。惟粗率廓落處太多耳。如西冷十子中。則毛稚黃陸麗京二人尤為矯矯。然格局殊不高大。多染宋習。其餘更造詣淺矣。

阮翁極賞吳天章詩。稱為仙才。洪昉思。湯西崖。皆及門高弟子也。然天章蓮洋集。才力單弱。昉思篇幅尤狹。二人詩造詣淺薄。均乏生氣。短章近體。時復斐然。全集索然。閱半卷。即令人倦而思睡。西崖詞旨雅馴。清整而欠雄厚。亦無足動人者。山東德州馮大木。詩筆爽俊。阮翁以大木秋谷詩合選。號二妙集。秋谷以此成名。故後人多議其攻阮亭為過也。大木惜早世。未及深造。時德州田山蘊侍郎。河間龐工部塏。於阮亭雖不服從。亦不敢攻擊。另樹一幟。若附庸然。田有

才情而雜。龐有意趣而小。皆未成家。宋牧仲才力亦弱。當時名望。與阮翁並稱。因其宏獎人才。故事相推崇。實非阮翁敵手。亦附庸之小國耳。耳西樵為阮亭長兄。故阮翁尊之。然去阮翁甚遠。不過清雅而已。徐東癡張厯友皆爾日山左詩家。然徐詩故求峭削。轉入鼠穴。不如厯友筆氣俊逸。較有才力也。然後來高審李氏。宗主客圖。其派頗行於齊魯間。卑隘淺弱。視諸人又古民之三疾矣。

沈歸愚先生持論極正。持法極嚴。便於初學。所為詩

平正而乏精警。有規格。法度。而少真氣。襲盛唐之面目。絕無出奇生新。略加變化處。殊無謂也。朱竹君翁覃溪。北方之雄。記問淹博。朱講經學。不長詩文。翁以考據為詩。鉅釘書卷。死氣滿紙。了無性情。最為可厭。差強人意者。能宏獎風流耳。邊隨園亦北方詩人。詩尚清穩。無超詣也。歸愚所定吳門七子。惟曹來殷。王蘭泉二人。後有進境。趙損之筆頗健。惜早死。餘俱平。平無奇矣。

大雅不作。詩道淪蕪。歸愚自命起衰復古。未免力小。



任重。舉鼎折脰。然宗旨規格法律。一出於正。未可深  
貶。特才氣短。不能副其志耳。姚姬傳謂其以帖括之  
餘。攀附風雅。過矣。迹其生平門戶。依傍漁洋。而於有  
明前後七子之徒。及卧子竹垞諸公。遺言緒論。亦多  
撫拾。故說詩。晬語所論。雖未入三昧。悟精深微妙之  
詣。得未曾有。然古今詩家源流正變之別。及各體句  
調章法規格。則言之娓娓。大旨略具。亦初學發軔之  
一助。從其言。可望入正路。不致誤於歧途。引人入門。  
此叟功也。所選諸集。今並盛行。惟古詩源一集。矜慎

平允。可云公當。蓋生平得力所自。用心良苦。他如唐  
明詩。及國朝詩之選。徒誇別裁之鑒。未脫門戶之  
私。罔象失珠。濫收魚目。荆山遺玉。浪採碲砢。按圖索  
駿。執相求禪。昧密味之中。邊眩寶器之飯。色豈非未  
得。為得。未證。為證。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乎。蓋滯  
於有迹。未能空諸所有。悟無聲無臭之最上乘。故不  
知詩家神功。聖詣自別具大。而化之之妙諦也。夫操  
選政者。以識為要。識不精。則執格律。如奉法吏矣。以  
貌取詩。所得幾何。

常州四子。黃仲則才力恣肆。筆鋒銳不可當。如驍將  
舞梨花槍陷陣。萬人辟易。所向無前。自是神勇。又如  
西域婆羅門吐火吞刀。變幻莫測。具大神通。仲則七  
古佳篇。造詣頗似如是。如余忠宣祠焦節婦行。黃山  
松歌。前後觀潮行等作。其才氣橫絕一時。可謂詩壇  
飛將。有大神通矣。故當時推其似太白也。然自非大  
將本領氣度。能不動聲色。立摧強敵。而彌見整暇。如  
武侯以綸巾羽扇。指揮百萬兵。進退分合。從容自得。  
又如卻縠敦詩說禮。祭遵雅歌投壺。雖為將不失名

士風流也。佛家貴正眼法藏。不尚神通。拈花微笑時。  
萬法俱化。不屑以神通見。而自在神通。充滿法身。不  
可思議。何必演幻法乎。詩家亦然。真正大作者。才力  
無敵。而不逞才力之悍。神通具足。而不顯神通之奇。  
敏才氣於理法之中。出神奇於正大之域。始是真正  
才力。自在神通也。仲則七古。尚未望見此境。然足以  
自豪。卓有可傳矣。五古殊欠古厚。律詩則不免靡靡  
之音。蓋天賦奇才。中年早死。故養未純。粹詣未精深  
耳。楊蓉裳。荔裳。昆季。學初唐四子。及溫李西崑者也。

華多寶少。有腴詞未翦。終累神骨之病。容裳頗工。四  
六詩則品格不高。洪稚存以經學考據專長。詩學選  
體亦有筆力。時工煅鍊。往往能造奇句。惜中年以後  
既入詞館。與張船山唱和甚密。頽然降格相從。放手  
為之。遂染叫囂粗率惡習。自以為如此。乃是真我。不  
圓繩墨。獨具天趣也。而不知已入魔矣。韻友移人。豈  
學人亦難免哉。孫淵如早年詩筆頗悍。造語亦多峭  
拔。惜中年受文選學考據家業。不作詩矣。如顧嶼沙  
翁朗夫。劉芙初等。皆淺近狹小。不足言家數。趙雲松

翼則與錢塘袁枚同負重名。時稱袁趙。袁既以淫女。  
狡童之性。靈為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  
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游戲為風趣。粗惡。  
頽放為雄豪。輕薄卑靡為天真。淫穢浪蕩為豔情。倡。  
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一盲作俑。萬瞽從風。紛紛。  
逐臭之夫。如雲繼起。因其詩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  
疏易於效顰。其詩話又強詞奪理。小有語趣。無稽臆。  
說。便於借口。眼前瑣事。口角戲言。拈來即是詩。句稍。  
有聰慧之人。挾彼一編。奉為導師。旬月之間。便成詩。

人鈍根人多用兩月工夫亦無不可於彼教自雄誠  
為捷徑矣不比正宗專門須有根柢學力又須講求  
理法才氣屢年難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也是以  
謬種蔓延不已流毒天下至今為梗趙翼詩比子才  
雖典較多七律時工對偶但詼諧戲謔俚俗鄙惡尤  
無所不至街談巷議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說傳奇  
演劇童謠俗諺秧歌苗曲之類無不入詩公然作典  
故成句用此亦詩中蠱賊無醜不備矣袁趙二家之  
為詩靡較前明鍾譚南宋江湖九僧四靈江西諸派

末流之弊。更增十百。實風雅之蠹。六義之罪魁也。至西川之張船山。問陶。其惡俗叫囂之魔。亦與袁趙相等。若李雨村調元。則專拾袁枚唾餘。以為能。並附和雲松。其俗鄙尤甚。是直犬吠驢鳴。不足以詩論矣。學者於此等下劣詩魔。必須視如砒毒。力拒痛絕。不可稍近。恐一沾餘習。即無藥可醫。終身難湔洗振拔也。予固知今人多中彼法之毒。其徒如林。此論未免有犯衆忌。將為詔尤之鵠。然為詩學計。欲扶大雅。不能不大聲疾呼。辨小邪魔。左道以警聾瞶。而挽頽波。實彼園詩話卷二



有苦心。原非好辯。其詞亦係對症藥石。並未過苛過激。當代詩壇同志君子。自能諒之信之。

浙派自西冷十子倡始。先開其端。至厲太鴻而自成一派。後來多宗之。其清俊生新。圓潤秀媚之篇。佳處自不可沒。然病亦坐此。往往求妍麗姿態。遂失於神骨不俊。氣格不高。力量不厚。無雄渾闊大之局陣。篇幅諧時。則易去古則遠也。樊榭集中。工於短章。拙於長篇。工於五言。拙於七言。七古尤劣。其宗派固於宋人。唐風敗盡。好用說部叢書中。瑣屑生僻典故。尤好。

使宋以後事。不惟採冷峭字面。及掇拾小有風趣。諧語入詩。即一切別名小名。替代字。方音土謔之類。無不倚為詞料。意謂另開蹊徑。色澤新異。別致生趣。姿態並不猶人也。殊不知大方家數。非不能用此種。故實字樣大方手筆。非不能為此種姿態。風趣乃不屑用。並不屑為。不肯自貶氣格。自抑骨力。遁入此種冷徑別調耳。是小家賣弄狡獪伎倆。非名家之品也。吳穀人等。皆係此一派門徑。故洪稚存謂如畫家學元人著色。山水雖施青綠。渲染韶秀。而氣韻未能蒼老。

境界未能深厚誠中其病。近人吳仲雲尚書花宜館詩亦是浙派。但無其替代瑣屑諸弊。圖秀冷峭。門徑彌小。幸神韻猶較深遠。亦近代一小名家也。如童二樹。劉豹君之屬。均未成家。惟山陰胡天游雅威幽峭。拗折筆銳而奇。雖法郊島山谷。取徑僻狹。有生翌晦。僻枯硬諸病。然筆力較為沈著深刻。亦足以成一家。又非樊榭穀人仲雲輩所及矣。

江西詩家以蔣心餘為第一。其詩才力沈雄生粹。意境亦厚。是學昌黎山谷而上摩工部之壘。故能自開

生面卓然成家。七古佳作最多。新樂府亦非近人所  
及。又善敘事。每遇節婦烈女。忠臣孝子。則行以古文  
傳記之法。不惟敘述其事。並將姓氏年月地名之類。  
或順或逆。或前或後。一一點出。其敘事既勃。勃有生  
氣。而點其世族名字居址時地。又錯綜參差。具見手  
法。真大手筆也。惜存詩過多。不免貪多好奇。且全集  
所敘忠孝節烈。均祇一幅筆墨。亦覺數見不鮮。其失  
手之作。頗犯槎枒頽放粗硬之病。然自樹赤幟。必傳  
無疑矣。吳蘭雪香蘇山館詩。筆力雄宕清峭。得力蘇

陸二家。七古五古勝於近體。尤長於寫山水名勝。全集以廬山紀遊一冊為冠。卓然可傳。無忝名家。惟集中應酬詩太多。滿卷公卿。投贈感激之什。十居其七。致後人以為口實。又律詩好貪秀句。不免媚時。自貶品格。神完氣足之篇絕少。以此自累。殊可惜也。然在近人。亦鐵中錚錚。廬中矯矯者矣。同時嶺南之黎二樵。江左之王惕甫。楚南之鄧湘皋。歐陽礪東。西川之張雨山。丹徒之嚴麗生。松江之姚春木。皆一時才士。各有所長。海內知名。至今人多稱之。先後有集刊行。

然造詣均不如蘭雪。可與蘭雪敵手者。惟閩中張亭甫。際亮而已。又皖江有魯通甫。徽州有齊梅麓。皆負才名。亦不及蘭雪也。以上所列。皆嘉道中天下詩家。然蘭雪亭甫為優。此平心之論。非阿好語。試取各人專集細看。則知予論不誣矣。

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萬狀。魚龍百變。風雨分飛。又如崑崙之山。黃金布地。玉樓插空。洞天仙都。彈指即現。其中無美不備。無妙不臻。任拈一花一草。都非下界所有。蓋才學識俱造至極。故能變化莫測。無所

不有孟子所謂大而化聖而神之境詣也。大名家如五嶽五湖。雖不及大家之千門萬戶。變化從心。而天分學力。兩到至高之詣。氣象力量。能俯視一代。涵蓋諸家。是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遜其神化耳。名家如長江大河。巨廬雁宕。各有獨至之詣。其規格壁壘。迴不猶人成堅。不可拔之基。故自擅一家之美。特不能包羅萬長。兼有衆妙。故又次之。小家則如一邱一壑之勝地。其山水風景。未始不佳。亦足怡情悅目。特氣象規模。不過十里五里之局。非能有千百里之大觀。及

重嶺疊嶂。千崖萬壑。令人遊不盡而探不窮也。然其結撰之奇。林泉之麗。儘可擅一方名勝。故亦能自立。成就家數也。若專學古人一家。肖其面目。而自己並無本色。以及雜仿前賢各家。孰學孰似。不能稍加變化者。雖有才筆。皆不得謂之成就。只可概謂詩人而已。則又小家之不若矣。

宋人承唐人之後。而能不襲唐賢衣冠面目。別開門戶。獨樹壁壘。其才力學術。自非後世所及。如蘇黃二公。可謂一朝大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半山歐公。



放翁亦皆一代作手。自有面目。不傍前賢籬下。雖遜東坡山谷兩家一格。亦卓然在名大家之列。阮亭選古詩鈔。謂半山微妙不及六一翁。亦故為軒輊。其實魯衛之政。伯仲閒耳。元人一代無卓卓成家者。大約元詩皆學飛卿長吉。靡靡成風。虞道園不過骨力稍蒼老。風格較蘭淨耳。然篇幅窄狹。才力薄而不厚。未能深造。吳淵穎歌行。真意真氣皆苦不足。惟繁稱博引。堆垛典故。擘積藻采。以炫外貌。又乏剪裁之妙。融化之功。如塗塗附。非作者也。漁洋知薄楊廉夫之靡。

怪妖豔屏而不錄。而不知道園之造詣淺薄。淵穎之  
鴻文無範。竟錄道園以繼遺山。採淵穎以殿全集。謂  
道園老成。淵穎奇麗。是為古人瞞過。未云具眼。豈知  
道園之才氣遠不如高青邱。淵穎之筆力亦不及楊  
鐵崖耶。

古今大家。至曹子建始。漢代去古未遠。尚無以詩名  
家之學。如十九首。不著作者姓氏。蘇李詩。乃情不容  
已。各抒心所蘊結之意。非欲以立言見長。自炫文彩。  
其獨絕千古處。正在稱情而言。略無雕琢粉飾。自然

渾成深厚耳。兩漢之詩。不可以家數論也。自建安作者。始有以詩傳世之志。觀子桓兄弟之文。可見嗣後歷代詩家。莫不欲以詩鳴。為不朽計矣。古今合計。惟陳思王、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李太白、杜工部、韓昌黎、蘇東坡。可為今古大家。不止冠一代一時。若左太沖、郭景純、鮑明遠、謝宣城、王右丞、韋蘇州、李義山、岑嘉州、黃山谷、歐陽文忠、王半山、陸放翁、元遺山。則次於大家。可謂名大家。如王仲宣、張景陽、陸士雲、顏延之、沈隱侯、江文通、庾子山、陳伯玉、張曲江、孟襄陽、高

達夫、李東川、常旰貽、儲太祝、王龍標、柳柳州、劉中山、白香山、杜牧之、劉文房、李長吉、溫飛卿、陳后山、張宛邛、晁沖之、陳簡齋等。雖成就家數各異。然皆名家也。惟名家之中。又有正副。合分為二等論次之耳。如郊島、張王。則郊猶可附列名家。島則小家。張王亦是小家。又如劉楨、張華、潘岳等。雖魏晉時人。亦是小家。即初唐四子。及沈宋二家。並中晚之郎士元、錢起、元微之、李廌子、鄭都官、羅江東、馬戴及宋之秦、淮海、梅聖俞、蘇子美、范石湖等。皆小家也。而小家亦有上中下之

分焉。其餘旁支別流。不一而足。不可以家數論。只可  
統名曰詩人而已。元明詩家。前曾論列。茲不多贅。自  
遺山後。青邱最為名家。可遙繼遺山之緒。蓋在明代。  
為一朝大家。合古今統論。則為名家。南渡以來。惟遺  
山高於名家。可列古今名大家中。其餘最高者。可參  
名家。如明之青邱。元孝是也。餘人皆在小家之列。蓋  
上下千古。不比一時一地。一朝一代之較。易雄長也。  
成家。豈易言哉。今之人。動以大家自命。亦可笑矣。  
本朝滿洲詩人。如夢文子麟。法梧門式善。皆清矯不

凡又遼東三老。今惟李鐵君集傳於世。其詩筆峭拔。骨力高瘦。亦近代詩人之傑者。又如吳漢槎之秋笳集。高者近高岑。及初唐四子。次亦七子派中之不空滑者。亦一小作家也。若徐芝仙塞外諸詩。境奇語奇。才力橫絕。在昭代詩人中。另出一頭地。其邊塞詩。可謂獨擅之技。實未易才。稚存、蘭泉、荔裳諸君。出塞篇什。並多佳章。然均不能及芝仙之奇橫矣。

吳中布衣黃子雲。泰州布衣吳嘉紀。崑山布衣徐蘭。長洲布衣張錫祚。四人均負詩名。其詩卓然可傳。各

成家數。可謂我朝四大布衣。黃著有野鴻詩稿。吳號野人。著有何陋軒詩。徐字芬若。一字芝仙。工畫。著有出塞集。今並有刊本行世。予曾見之。獨張之詩集。世無傳者。想未刊木。所以失傳。僅於各選本中。略見一斑而已。張字永夫。吳門高士。亦畸人也。寒餓終身。遺集竟泯。惜哉。又浙中詩人沈方舟者。名用濟。上舍生。客遊四海。終老幕府。詩最沈雄有格。專工近體。其佳者直凌前後七子。而追攀工部。卓卓可傳。沈歸愚尚書。與方舟為同社詩友。為方舟作詩集序。極推崇。

之選其詩入別裁集。評語亦深揚詡。謂其律詩出梁  
藥亭上。又謂其登岱及華山七律。高於明七子。傾倒  
之者至矣。尚書以主持風雅自命。方舟永夫。皆故人  
也。何不為方舟永夫。刊刻遺集傳世。聽其泯沒。又不  
多錄入選本。以表彰幽潛。豈非負亡友乎。

閩中近代詩人張亨甫。一代奇才。久負盛名。其集刊  
於近年。約數千首。七古七律。最多傑作。卓然成家。生  
平目空四海。於前人亦多不滿。如黃仲則。蔣心餘。翁  
覃溪。均有訾議。自謂造詣勝於諸人。視同時吳蘭雪。



梅伯言鄧湘皋諸君子亦似皆不已若獨極口佩服  
山左高密單明經詩深恨見其集晚不及一晤其人  
推為我朝詩第一因手抄其集分類評選到處示人  
欲為刊行並欲重刻其集以傳後人稱其七古七律  
為二絕堪奉為已師法而歎世人無能知之者其傾  
倒不啻五體投地夫以亨甫才力橫絕當時而推服  
單君如此想單君之詩必工其才力必有大過人者  
然竟未得顯於詞壇重於後世是可惜也予偶忘單  
之名其詩亦未曾見見亨甫集中題詩及所作序跋

而已。據亨甫言。單是乾隆末某科副車。曾官文登訓導。沒於道光初年。詩集十卷。已刊於濟南。未知今尚存否。心殊向往。行將遍訪求之。

孝廉朱曉園吾鄉佳公子也。生平嗜詩。於制藝不甚留意。而出筆淵深樸茂。直逼西京年。

麗邑樺人趙鎬刊刻

踰不惑始獲鄉薦。然聞望則早達於公卿矣。戊子北上。與予相遇。京邸臨別。出是編贈之。